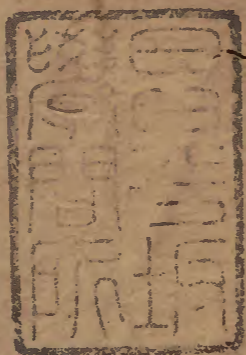


性理精義



漢書門			
九	四	三	八
八	六	一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五	九	九	四
八	八	三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8	
冊數	8 (6)		
函號	299	42	

六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淺草文庫

學類二

致知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知見不通。

透便謂要力行。非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作。纔著意作。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

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所務於窮理。

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勉強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謝氏良佐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

盡時。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荅程允夫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病。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

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庸。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

作爲皆出於私意穿鑿冥行而已。○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所以說信者。以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

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斫。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

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爲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強恕而行也。人以闕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幼幼。罔視爲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所以滋殖其生。而實所以感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爲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爲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者爾。

○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

自在。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於事上更動不得。○以聖賢之學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陸氏九淵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知却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知過

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徙義，其剛明者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得遂志。○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却要強怒而行。求仁為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司馬氏光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尹氏焯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

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理會身心。到得事業。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各隨他分量作出來。如河強得。○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

御纂生理精義 卷八 學類一 力行

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又曰。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作功夫時節。○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作功夫。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又却不知不覺自去作

了。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作。又却終不肯作。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卽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荅蔡季通曰。所謂一劔兩斷者。改過

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
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悔字難說。既
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問如何是著中
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作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作錯了。○問
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
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
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
無傷。是誠不可。○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
無媿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身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
而已。又曰。看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真實法外。見
世閒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
著眼也。○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
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交涉。
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身勞而

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人須有廉恥。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
不爲。今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
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
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
限分明。然後可作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問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曰。此是就命
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更看自家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如何。且其得喪榮辱。
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
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
之心。一切反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

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齧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古人臨

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黃氏榦曰：知之不至，則如擗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真氏德秀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

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雜論。聖

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

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

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

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

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

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

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

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問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言行

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行踐其

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聖人

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

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

綽有餘裕。○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
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
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
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
強而成。○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億不信。○所
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

利。○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
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
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問君子之
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
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日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擇才而
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
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問家

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吾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是一事

胡氏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

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即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士大夫之辭受。

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楊子雲說明哲。燿燿。空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

許氏衡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

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世閒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只為舉足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為不難也。

從古聖賢言學大綱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內指心。外指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之說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說也。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也。欲敗度則無義。縱敗禮則無敬。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欲勝義者凶也。養心則以敬為德之與。處事則以義為行之標。進德脩業之方。不外乎是。先儒變為存養省察二義。其源蓋自中庸首章而來。持敬之純。至於雖不睹聞而戒慎恐懼。則心常存而得所養矣。故曰存養辨義之精。至於至隱至微而必謹其獨。則事嘗有省而必致察矣。故曰省察二者已盡為學之方。然又必曰知行云者。知是明其理。行是踐其事。二者造道之大端也。所謂存養省察者。乃所以為知行之本要。故非存養則此心昏亂而知無以致。此心縱弛而行無以力。是存養者知行之本也。非省察則不能切己體驗。而所知或不真。不能反躬克治。而所行或不實。是省察者知行之要也。故言存養省察則已包乎知行之事。而

其義理也該以約言。知行則又不離乎存養省察之功。而其規模也詳以大存養則誠省察則明。此由心以之事者也。致知則明。力行則誠。此由事以歸之心者也。四者名目雖異。而功實一貫。程朱所為傳先聖之心者。以此學者見其條件繁多。而破析以求之。則失前賢之意遠矣。

人倫 師道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

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如此惑之甚矣。○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愛敬之道而已。○君臣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呂氏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尹氏焯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



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

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蓋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

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氏衡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

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患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師道○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

有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緝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謝氏良佐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游氏酢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

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媿。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手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

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
 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
 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言
 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

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
 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
 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
 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
 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
 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

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陸氏九淵曰。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

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許氏衡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愛親敬長。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底本領上。進將去。後世却將人性上元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當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

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會學。自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

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後全無事者。有讀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之者。有讀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此人及讀後又只是此人便是不曾讀也○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言亦如見孔孟何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原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



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荅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苦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解。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氏時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李氏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體察。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溫公荅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

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則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自得。○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

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須擇要用功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功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

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此方是長進。○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
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
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
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
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聖人七通八達事
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直到此田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
人多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要體之○尹先生門人
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
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
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或云嘗見
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

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是裏面事。必欲舍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聖人作

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

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漢書兩句極精。惟朱子解得是。推見見字。讀如莫見。平隱之見。言易根於天地陰陽而開物成務在其中。是本天道之幽隱以之顯也。春秋述二百餘年事迹。而性命之理在其內。是推人事之顯見以至隱也。故總之曰天人之道。

○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

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且如今人見人纔作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稱頌諛說。把持放鴟。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



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信。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
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
其人身。又曰。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
辨得出來。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某向作詩解。初用
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
解。雖存小序。閒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
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

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之心之敬肆。爲之詳
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豪
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
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
爲伯者作耶。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
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猶尚
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只說得伯業權
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讀書須細看

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荅呂東萊云。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

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權衡。多爲所惑。○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

成敗書豈有不可讀者。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於此。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士居乎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真是枉讀古人書也。

呂氏祖謙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陸氏九淵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

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許氏衡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文藝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闕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氏淳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許氏衡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

御纂性理精義

卷八

能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御纂性理精義

寬政戊午

